

Grammaticalization of Functional
Words in the Wu dialects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吴语虚词
及其语法化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伟 著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吴语虚词 及其语法化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Grammaticalization of Functional
Words in the Wu dialects

郑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 / 郑伟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3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5444-7264-7

I. ①吴… II. ①郑… III. ①吴语 – 虚词 – 方言研究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5443号

责任编辑 廖宏艳

封面设计 郭伟星 周 吉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

郑 伟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官 网 www.seph.com.cn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张 28.25 插页 2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264-7/H·0258

定 价 98.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者前言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之一。本丛书于1990年春由游汝杰(复旦大学)、张洪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和唐发饶(本社)策划,并开始组稿和编辑工作。当初拟定的丛书编辑宗旨如下:

中国语言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摆脱传统小学的樊篱,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许多领域在海内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套丛书希望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

1992年6月组稿者将丛书的编辑宗旨、计划和撰稿人名单告知当时在美国访问的朱德熙先生,请他为本丛书撰写总序。朱先生十分赞赏丛书的编辑宗旨,并且认为撰稿者也都是“一时之选”,欣然答允为序。孰料朱先生病情日益加剧,天不假年,未及提笔就不幸逝世。丛书的总序也因此暂付阙如。

从2000年开始,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荣(本社)也参加了丛书的编辑工作,编委会工作由游汝杰主持,编辑和出版的方针也有所调整。本丛书原拟五年内出齐,结果未能如愿,因为有的作者忙于其他工作,未能按计划完成书稿;有的作者虽然已经完成书稿,但是希望有时间反复修改,使之完善,而不想匆匆交稿。考虑到学术研究需要艰苦的劳动和大量的时间,限定出版时间,不利保证书

稿质量。又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学无止境、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丛书的出版工作也应该是册数开放、不设时限、常出常新。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不设本丛书终止出版的时限，即没有出完的一天。我们不想追求轰动效应，只要优秀书稿不断出现，我们就不断出版。

本丛书将成为一套长期延续出版的丛书。希望本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方针，能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有所贡献。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10月

Preface

The ser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s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e planning of the series and the soliciting of contributions began in the spring of 1990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Rujie You (Fudan University), Hong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and Fanao Tang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who were brought together to edit the series by such following common grounds.

Not until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20th century could Chinese linguistics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and enter its modern stage. Since then,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en years, rapi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various different field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onsiderable wealth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cumulated. The series tries to present these achievement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June 1992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apprised Prof. Dexi Zhu of the target and the policy of the series with a name list of contributors and invited him to write a preface for the series. Prof. Zhu appreciated the target of the series and the contributors, and promised to write a preface. But his cancer situation turned worse and worse day by day, and did not allow him to write it. So the preface remains unfinished, it is a great pity.

Prof. Liu Danqing of Sciences and Mr. Zhang Rong, the editor of the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joined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rom the year of 2000, and the policy of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has been adjusted since then. We planned to publish the serials within 5 years at the beginning, but the plan was not realized because some authors were too busy with some projects else, and did not finish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while others who had finished the manuscripts would like to revise them to perfect. Considering academic study needs hard work and a plenty of time, if we set deadline, the quality could not be guaranteed, and it is the feature of academic study that there is not limit to knowledge and the old should be weeded through while the new should be brought forth, we will not restrict the number of series volumes and their dates of publication. We would not like to pursuit sensational effort,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publish qualified manuscripts whenever we have.

This series will be published successively in China. We hope our policy and publication woul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healthily in China.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Oct. 2003

内 容 提 要

虚词、词序是汉语及其方言最重要的两个语法手段。虚词的共时描写与历史溯源是汉语语法史、方言语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各种原因,撇开北方官话不论,汉语各大方言的文献资料的丰富程度、时代早晚等都不尽相同。吴语从晚明开始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历史文献,比如《六十种曲》(若干南戏的宾白)、《山歌》(明·冯梦龙编)、《绣榻野史》(明·吕天成撰)、《缀白裘》(清·钱德苍编)、《三笑》(清·吴信天撰)等,这些语料的时代、地域性质大致上都是比较明确的。

本书是目前学界为数不多的、致力于从语法化视角,将历史文献、现代方言相结合,探讨汉语方言中虚词的语法功能、来源与演变的专书。本书通过对具体个案的深入分析,观察吴语虚词在吴语历史文献(必要时也会涉及官话语法史上的文献资料)和现代吴语(不仅涉及吴语,也兼及其他汉语方言)中的具体表现,关注的问题包括该虚词在语法上的多功能性、该虚词在吴语及其周边方言中的具体表现、现代方言中共时的用法与历史文献之间的联系等。

本书的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吴语的概貌、吴语历史语法的已有研究、本书的写作体例等。第二章至第六章是本书的主体,分别讨论了现代与早期吴语的指示词、时间表达词、趋向词、连-介词、被动标记等虚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第七章从方言比较的角度,以几个虚词为例,说明吴、闽方言之间的历史关系。第八章是全书的总结,对本书各章内容做了概括,同时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书所涉及的吴语各方言中相关虚词的用法和早期吴语的语料,本书在正文之后的“附录”部分详细列出了指示词、功能上关系密切的若干虚词在吴语各个代表方言里的读音及其写法,以及 100 个语法例句的说法及其读音。另外,还选取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明清时期吴语成分较为明显的文献,并加以必要的注解。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吴语概说	1
1.1.1 引言	1
1.1.2 吴语的源流	2
1.1.3 吴语的语音特征	3
1.1.4 吴语的历史音韵特征	5
1.1.5 吴语的词汇、语法特征	7
1.1.6 吴语与其他汉语方言的关系	9
第二节 已有研究概述	11
1.2.1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11
1.2.2 吴语历史语法研究	17
1.2.2.1 代词系统	18
1.2.2.2 助词系统	28
1.2.2.3 介词和连词	35
1.2.2.4 语序类型	38
1.2.2.5 句法标记	39
第三节 语法化理论概述	40
第四节 本书的语料来源	60
第五节 本书的撰写体例	63
第二章 指示词及其语法化	65
第一节 指示词“能”的来源及其语法化	65
2.1.1 早期吴语中“能”的语法功能	66
2.1.1.1 基本指示词	66
2.1.1.2 框式介词结构“像+NP+能(介)” 及其省略式的后置词	67

2.1.1.3 指示词后缀	68
2.1.1.4 副词后缀	69
2.1.2 指示词“能”在现代吴语中的分布	70
2.1.3 六朝文献所见“能”字的用法	72
2.1.4 结论	74
第二节 指示词“尔”的共时分布与历史来源	75
2.2.1 引言	75
2.2.2 现代吴徽语中的指示词“尔”	76
2.2.3 其他方言中的指示词“尔”	87
2.2.3.1 赣客方言	87
2.2.3.2 湘方言	91
2.2.3.3 闽方言	94
2.2.4 南朝江东文献里的指示词“尔”	98
2.2.5 结论	100
第三节 指示词“个”到体标记的语法化	102
2.3.1 引言	102
2.3.2 文献和方言中的述宾格式“V介O”	103
2.3.2.1 明清文献中的将来完成体标记“介”	103
2.3.2.2 现代吴语中“介”的时体用法	109
2.3.3 文献和方言中表短时体的“V介V”	118
2.3.4 现代吴语的反复体标记“就介”	120
2.3.5 余论：“介”从指示词到体标记的语法化	124
第三章 时间表达词及其语法化	127
第一节 引言	127
第二节 时间表达词后缀“头”	129
第三节 时间表达词后缀“手”	136
第四节 时间表达词后缀“脚”	140
3.4.1 时间名词	140
3.4.2 时间指示词后缀	142
3.4.3 其他用法	143

第五节	时间表达词后缀“背”“尾”“底”	143
3.5.1	背	143
3.5.2	尾	144
3.5.3	底	145
第六节	余论和结论	146
3.6.1	汉语周边语言中的平行语法化现象	146
3.6.2	结论	148
第四章	趋向词及其语法化	149
第一节	趋向词“上”到体标记的语法化	149
4.1.1	现代吴语中“上”的标记完成用法	149
4.1.1.1	常州方言的体标记“上”	149
4.1.1.2	绍兴方言的体标记“浪”	151
4.1.2	早期吴语文献里“上”的完成体用法	152
4.1.3	汉语史和汉语其他方言里的“上”	159
4.1.3.1	汉语史上的趋向补语“上”	159
4.1.3.2	其他汉语方言的体貌助词“上”	160
4.1.4	结语	161
第二节	趋向词“啊”(下)及其语法化	161
4.2.1	湖阳方言“啊”的语法功能	161
4.2.2	湖阳方言“啊”的来源及其语法化	167
4.2.2.1	安徽境内各方言的相关语法标记	167
4.2.2.2	湖阳方言“啊”的来源及其语法化	173
4.2.3	从方言接触看湖阳方言的语法标记竞争	179
4.2.4	结论	183
第三节	趋向词“开”到体标记的语法化	184
4.3.1	引言	184
4.3.2	常熟方言“开”的句法功能	185
4.3.2.1	“开”为结果补语	185
4.3.2.2	“开”为趋向补语	186
4.3.2.3	“开”为动相补语	187
4.3.2.4	“开”为准完成体标记	188

4.3.3 其他方言及语言中“开”义语素的完成体用法	190
4.3.4 北京、常熟和广州话“V开”的功能演变类型	192
4.3.4.1 北京话“V开”的语法功能	192
4.3.4.2 广州话“V开”的语法功能	193
4.3.5 结论	195
第五章 连-介词及其语法化	196
第一节 协同动词“搭/同”到连-介词的语法化	196
5.1.1 早期吴语的“搭”的用法及其变化	197
5.1.2 现代吴语“搭/得/脱”的语法功能	201
5.1.3 早期和现代吴语的连-介词“同”	205
第二节 使役动词“听/教”到连-介词的语法化	207
5.2.1 早期和现代吴语的连-介词“听”	207
5.2.2 早期和现代吴语的连-介词“教”	210
第三节 拿义动词“捉/拿/把/拨/担/驮”到处置介词的 语法化	215
5.3.1 处置介词“捉”及其语法化	215
5.3.2 处置介词“拿”及其语法化	217
5.3.3 处置介词“把/拨”及其语法化	219
5.3.4 处置介词“担”及其语法化	222
5.3.5 拿义动词“驮”的语法化	224
第四节 总结	225
第六章 被动标记及其语法化	227
第一节 等待义动词“等”到被动标记的语法化	227
6.1.1 《绣榻野史》中“等”的三种用法	228
6.1.1.1 表给予义的“等 ₁ ”	228
6.1.1.2 表使役义的“等 ₂ ”	230
6.1.1.3 表被动义的“等 ₃ ”	231
6.1.2 其他历史文献里的“等”	232
6.1.3 《绣榻野史》中“待”的语法功能	234
6.1.4 现代南方方言里虚词“等”的用法	235

6.1.4.1 表给予义的“等 ₁ ”	236
6.1.4.2 表使役义的“等 ₂ ”	236
6.1.4.3 表被动义的“等 ₃ ”	237
6.1.5 结论	238
第二节 拿义动词“拨/把/本/担”到被动标记的语法化	240
6.2.1 被动标记“拨”及其语法化	241
6.2.2 被动标记“把”及其语法化	245
6.2.3 被动标记“本”及其语法化	247
6.2.4 “拨、把、本”三者的关系	249
6.2.5 “担”与其他被动标记及其语法化	250
第三节 协同动词“搭”到被动标记的语法化	253
第四节 给义动词“吃/乞/丐/讨”到被动标记的语法化	255
第五节 总结	260
第七章 虚词的语法化与吴闽比较	262
第一节 引言	262
第二节 时间表达词后缀“手”	262
第三节 指示词“尔”	266
第四节 人称代词复数后缀“侬”	269
第五节 疑问代词“底”	273
第六节 结论	277
第八章 全书结语	280
第一节 研究内容的回顾	280
第二节 今后努力的方向	286
索引	289
附录 1 各地吴语指示词一览表	295
附录 2 各地吴语相关虚词对照表	300
附录 3 吴语代表方言语法例句对照	309
附录 4 吴语早期文献选录	383
参考文献	416
后记	436

表 格 目 录

表 1.1 闽方言的人称代词	54
表 2.1 江东、河北两大方言若干音韵、词汇差异	75
表 2.2 浙江开化、龙游方言指示词的形式及其读音	82
表 2.3 黄州方言表达近指的“尔”的形式及其读音	84
表 2.4 赣客方言表达远指的“尔”的形式及其读音	88
表 2.5 湘方言的基本指示词“尔”的形式及其读音	91
表 2.6 闽南方言的远指代词的形式及其读音	94
表 2.7 写作“许”的指示词与闽南方言中支韵字的对应	95
表 2.8 闽南方言 h- 系远指代词与各方言“许”字的读音	96
表 2.9 吴、赣方言指示词“许”及其他鱼韵字的白读音	97
表 4.1 湖阳、如皋、平远方言麻韵二等字的读音	178
表 4.2 常熟方言趋向词“开”的句法功能	189
表 7.1 吴闽语三身代词单数的说法	272
表 7.2 吴闽语三身代词复数的说法	272
表 7.3 “手、尔、依、底”在汉语史和方言中的兴替	27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吴语概说

1.1.1 引 言

《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 2001: 22)将汉语分成北方、吴、湘、客、赣、粤、闽七个大方言区。《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提出了汉语十大方言区的说法,除北方方言改官话外,另外分出了晋语、徽语和平话。无论哪种分区方案,吴语都是汉语各大方言中重要的一支。从地理范围上说,吴语主要分布于江苏省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全境以及江西省、福建省和安徽省的一小部分地区^①。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提供的统计数字,吴语的分布面积近 14 万平方公里,使用人口约 7000 万。

作为一种汉语方言,吴语从最初形成,直到发展为目前的面貌,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有的学者认为,吴语的最初来源应是古楚语(郑张尚芳 1998)。从先秦直到六朝以前,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是古代百越民族,即侗台语族先民居住的地区。对不同区域的越民族,在称呼上也会有所差异,浙江会稽一带的叫作於越,温州一带的叫作瓯越或东瓯,安徽境内的叫作扬越,福建地区的叫作闽越,广东一带的为南越,广西一带的为西瓯或者骆越,散居在江汉一带的越人叫作山越。

现代吴语分布于长江下游五省一市,北与江淮官话,西与徽语、赣语,南与闽语交界。从历史上看,吴语首先在江苏南部地区(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一带)形成,继而扩展至安徽的长江南岸地区以及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再到浙江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吴语的不同分布地区,接受历代南下的北方移民的情况也会有所不同。苏南、浙北比

^① 近年来吴语地区行政区划变动较多,为研究和引用文献的需要,本书一律保留吴语历史地名。

浙中、浙南接受了更多的北方移民,如西晋末年,王室南渡,定都金陵,中原大族均居于帝都及其近畿。移居浙江的北方大族则多集中于会稽郡,近代以来的大量苏北移民渡江南下,也只是居于钱塘江以北(游汝杰 2000: 77、102)。因此这些地区的吴语更容易受北方话的影响。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郑张尚芳的分区方案,吴语内部可以分为六片:北区太湖片,南区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处衢片,西区宣州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片是太湖片吴语,习惯上也称作北部吴语。近年来颇有学者提出讨论,提议对吴语内部作新的分区、分片。北部吴语方面,汪平(2005)提出对北部吴语内部新的分片方案:毗陵小片、苏嘉湖小片、上海小片、杭州小片、临绍小片、甬江小片。其中上海小片是从旧的苏沪嘉小片中新独立出来的,原有的苕溪小片被取消,并入苏嘉湖小片,其他都是沿袭《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的分片方案。南部吴语方面,曹志耘(2002: 171—173)提出将原来的处衢、婺州两片内部方言的关系重新作出调整,建议将南部吴语重新分区如下:金衢片、上丽片(包括上山、丽水两个小片)、瓯江片。

1.1.2 吴语的源流

现在通行吴语方言的上海、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这片地区,先秦本属吴越两国的土地。依据郑张尚芳对古越语文献(如《越人歌》、勾践《维甲令》、《越绝书》等)、人地名词汇的几篇解读分析,当时吴越土著说的古越语原是属于侗台先民的百越语,不是汉语。越灭吴,语言未变。后来楚国灭越,把这里列为东楚,楚语逐渐取代古越语,才形成吴语方言的基础。秦汉设立会稽郡、吴郡后,驻军吏民又带来中原汉语,它与东楚语融合,慢慢形成汉晋六朝的江东方言(或江东“吴语”),即今日吴语、闽语、徽语、江淮话这些方言的共同祖语。到唐代,吴语、闽语等分立后才形成真正自成一系的吴语方言。语言的转换交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汉扬雄《方言》所记不但“瓯”语词汇是古越语,连“吴越”词汇也还是古越语。所以找寻吴语的历史记录,包括早期不纯的江东“吴语”,上限一般还难以超越西汉。

虽然在中古前后,南方汉族地区可能还有越人活动的痕迹,但吴语的地位至少在东晋以后已经很明确。从一些历史文献,比如江东地区文

人的诗赋押韵、反映南方方言的注疏材料、南朝民歌以及《世说新语》等，都能看到早期吴语的若干成分，同时在现代吴语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丁邦新(Ting 1975)的魏晋音韵研究，也指出了不少早期吴音的特征，如支脂不分、虞尤合韵等。从词汇上看，《庄子·让王》成玄英疏：“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南朝乐府将其写作“侬”字，这个词直到今天仍见于南部吴语、闽语等(潘悟云、陈忠敏 1995)，在受官话影响相对较深的北部吴语里也有“侬”字的痕迹，只是其语法功能有所扩展(郑伟 2010a: 76)。《世说新语》写成于南朝江东地区，也记载不少当时的吴语词汇，如“尔馨、如馨”等。南朝江东方言被称为“吴语”，但它和今天吴语在性质上不同，它是吴语、江淮方言、闽语、徽语的共同祖语(郑张尚芳 1998: 293)。

隋代陆法言《切韵》，以定声韵为主，义注本极简约以至于无，唐人方逐渐增补。今所见残卷也已有吴语记录。如《S2071》，蟹韵莫解反：“莢，吴人呼苦苴。”荡韵乌朗反：“埃，尘埃，吴人云。”疋朗切：“骭，髀，吴人云。”梗韵古杏反：“埂，堤封，吴人云。”麻韵止奢反：“爹，吴人呼父。”屑韵普篾反：“鑿，江南人呼鍔刃。”“鑿”字吴语今读帮母。

《广韵》《集韵》这些韵书(与《集韵》相辅而行的字书《类篇》收字义解相似)也有吴地方言的记载，如《广韵》登韵他登切：“登，饱也，吴人云，出方言。”(今音都腾切)《集韵》送韵呼贡切：“𦵹，吴俗谓草木萌曰𦵹。”《集韵》祃韵乌化切：“𠁸，吴人谓挽曰𠁸。”有的说是楚语，实见于吴地，如《集韵》蟹韵奴解切：“楚人谓女曰女”，今温州“女儿”[na⁴ŋ⁰]实为“奶儿”(“奶”字蟹韵奴解切)。

1.1.3 吴语的语音特征

此处所说的共时音韵特征，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共时语音特征(*phonetic feature*)；二、共时音系特征(*phonological feature*)。

清爆发音。赵元任(1935)指出，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吴语的清爆发音同样写作清塞音[p t k]，但它在北京话和上海话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上海人或是多数说别种吴语的人学法文不送气的p, t, k音的时候，尽管可以用他自己方言里的p, t, k音来代。”上海话的[p t k]在语音学上就是真正的清爆发音，而北京话的[p t k]的实际音值是[b d ɡ]，比如“隔壁的凳子”实际读成[ɣy bi də ðʌŋ ðsɪ](赵元任 1935: